

李总理：确保言论空间虽重要 一味挑战权威非我国要走之路

李总理认为，人们谈论敏感课题的空间实际上已扩大，但也必须要有清晰的界限。国家必须在确保人民有空间发表看法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间取得良好平衡。

黄伟曼 报道
ngwaimun@sph.com.sg

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未来将出现变化，年轻人也会有各种新诉求，但支持人民一味挑战权威与制度不是新加坡要走的方向，国家必须在确保人民有空间发表看法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间取得良好平衡。

李显龙总理昨晚出席由新加坡国立大

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主办的SG50+研讨会时，发表上述看法，并以此反驳主持人、美国有线新闻网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对新加坡人因惧怕权威而缺乏创新能力的论述。李总理也举他前天因博客郭义林发表博文诽谤他的案件亲自出庭供证六小时为例，笑说新加坡其实不像扎卡里亚想象的那样“有秩序”。

扎卡里亚在约一个小时的对话会上提到

新加坡人总在数学与科学方面交出亮眼成绩单，但却不一定比瑞典、以色列和美国的年轻人有创意。他说，这也许是因为新加坡人缺乏这些国家的年轻人拥有的自信心，以及对权威的不服从态度。

李总理不同意他的观点。他指出尽管他希望新加坡人能勇敢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向别人低头，但他也强调制度必须确保有诚信和正直的人能得到应得的尊重，如果为了大家一致而降低标准，那社会将被淘汰。

他指出，以色列能创新是因他们有很多人才；美国也因为拥有硅谷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些孕育人才的聚集地而可发挥创新，但对新加坡来说，“追求无政府主义也无法确保

我们能培育出天才”。

昨天的对话会吸引600多名学者、政商界人士与学生参与。李总理虽抱病出席，但他回应问题时的灵敏反应令扎卡里亚多次赞扬他思路清晰。

郭义林与录制含侮辱性言语视频的16岁博客少年余澎杉，在对话会上也多次被提及。国大医院感染科高级顾问医生、新加坡民主党人淡马亚（Paul Tambyah）提到年轻人缺乏发表论点的空间，询问李总理新加坡是否能“谨慎地允许某种无政府状态”时，李总理回应说，人们谈论敏感课题的空间实际上已扩大，但也必须要有清晰的界限，当领导人遭到诽谤时，他必须能够还自己一个清白；若涉案的是年轻人，法庭也会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

选举制度不比能照顾人民需求重要

扎卡里亚在访谈中也对新加坡选举制度采取“简单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提出质疑。他问总理：一个政党只赢得约60%的票数，为何可在国会87个议席中获得80个席位？新加坡是否考虑落实比例代表制？

李总理反驳说，在西方国家，一个政党只赢得约30%的选票，也有权组织政府，引起全场大笑。他过后解释，我国的选举制度重在确保能维持一个稳定、有效运作及可照顾多数新加坡人民需求的政府，而不是要确保比例代表制。

扎卡里亚再询问为何台湾与以色列都自然地“迈向民主转型的道路”，而新加坡却如此独特时，李总理强调新加坡也是多政党的开放民主制国家。“结果也许不是你们想要看到的，但这是新加坡选民的选择。”

他指出，新加坡与台湾等地不同，也许是因为人口少，而且不像台湾那样面对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分化，尽管社会多元，大家都从同一个制度获益，也认同这个制度可有效运作。

“当然，我不确定这样的制度下来50年能否维持……但我想只要能确保大多数人都支持一个能制定政策照顾多数新加坡人的好政府，那这个制度将维持下去。”

李总理：天时地利和优秀领导人是新加坡成功建国关键 刊第6页



在知名媒体人扎卡里亚（左）主持下，李显龙总理和与会者讨论广泛的课题。（林国明摄）

SG50+研讨会

李总理：天时地利和优秀领导人 是新加坡成功建国关键

何惜薇 报道
hosb@sph.com.sg

新加坡在过去50年里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独立国家，决定因素是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先辈建国的坚定意志。

李显龙总理昨晚在政策研究所主办的SG50+研讨会上，回答美国媒体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有关新加坡当年如何排除万难建国时说，关键因素是：好运、有利的历史发展和优秀的领导人。

“如果没有优秀的领导人，建国不可能成功；如果没有经历独立前的左派斗争、暴动……拥有被压迫、无力的感觉，我们就不会坚决地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运气不好，美国不把触角伸向本区域，越战不持续那么久，我们就没有站稳脚步的机会；如果东南亚不是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区域，我们这个小国就难在众多国家中取得繁荣。”

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自己或许不会有第二次的好运气，他也曾表示新加坡要成为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独立的国家，几乎是天方夜谭。李总理说，当年最大的挑战就是秉持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的信念，认为这个国家有前途。

“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才会设法制定解决方案并取得进展……幸好我们的领导人不仅有这样的信念，而且成功说服新加坡人相信这点。”

李总理也说，坚定的信念促使政府在经济、贸易、国防、外交、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制定重要的政策，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他坦承，政府时至今日仍怀着忧患意

识，不希望回到上世纪60年代动荡的日子。他强调，许多人都以为当年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忘了站在高处其实更要如履薄冰，维持国家的竞争力。

他说：“新加坡今天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航空公司、最好的机场、第二繁忙的海港——只排在上海之后，并成为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购买力超越美国和日本，这些并非自然形成的，这是我们应该感恩的，就算不是每一天都感恩，至少是在每次举行大选的时候。”

李总理说到这里，全场哄堂，在下届大选脚步越来越近的当下，李总理的回应明显触动了众人的神经。

宗教和谐绝不能忽视

李总理也以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吸引了不少人，说明每个世代都有愤世嫉俗的人，绝对不能忽视宗教和谐。他引述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日前访问新加坡时所说的话，强调必须打败伊斯兰国组织。阿博特当时呼吁各国积极参与反恐，并表示“只要达伊沙的口号仍能吸引少数人，它就能制造更多也更残酷的暴行”。

李总理说，随着越来越多人更重视宗教，也更在乎自己的身份，更有必要融合宗教信仰不同的人，这样才能确保大家不相互猜疑，以致分化整个社会。

“我们需要相互迁就，我们也需要严格的法律，但如果凡事坚持法律至上，每个人都会是输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可被允许的行为写成法令……我们有言论自由，但也必须有所限制。”

李总理对话会摘录

与中国是好朋友 但有不同见解

扎卡里亚：我觉得中国对于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有所不满，比如三年前你在中共中央党校提到，美国参与区域事务，对区域整体安全繁荣是件好事，然后在李光耀先生的葬礼，中国代表的分量显得不足，中国似乎在表达对新加坡的不满。

李总理：我不会过度解读他们出席葬礼的阵容。他们了解我们的立场，知道美国对我们为何重要，也接受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希望我们更频繁地发言，在每个课题上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但他们了解我们是不同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有个中国人来本地出席会议，告诉我他们尊重新加坡和我们的体制。我也做出同样的回应。我们有自己的考量，我们不针对任何人，与许多国家结为朋友。我们与中国是好朋友，但国与国之间难免有不同的见解，即使是与美国，我们也有过一些广为人知的冲突。

扎卡里亚：你是否觉得中国在施压、追求、利诱和收买区域方面正取得成功？

李总理：你用了许多动词。中国动用各种方法，他们要朋友，也想影响其他人，但他们同时也要推进自己的利益，

并要朋友支持他们的利益。他们在与亚细安接触时，南中国海是个棘手课题，但亚细安国家要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包括在贸易、投资和外国援助等方面。这当中的动力是多面向的。

扎卡里亚：你认为中国是想取代或改变国际秩序？

李总理：他们的时代到了，他们在2009年庆祝60周年国庆，升起国旗，士兵步操了168步，象征鸦片战争结束至今的年数。他们的屈辱结束了。但我不认为在今时今日的世界里，中国会幻想成为“中央帝国”。

不希望长久留任总理

在新加坡居住20年的比利时人：我在新加坡获得了在我原来的国家无法得到的东西。这多亏了这里的体制，我觉得这个国家非常幸福。你是否愿意多留10年，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你留任？

李总理：我强烈希望无需如此。这个工作需要一个年轻人，一个有精力，能与年轻人沟通的人。这不只是为了应付未来10年，而是在未来20年、40年，我们需要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人挺身而出。